

# 被检查出甲状腺癌后被迫离开校园 癌症女孩打工还清助学贷款



早上6时,独自一人在重庆打拼的河南信阳女孩程程便起了床。为了省下两元的公交车钱,程程要步行近40分钟才能赶到工作单位。

一年前,因为被检查出甲状腺癌,程程被迫离开校园。做完手术出院半个月后,程程就开始工作了。一年以来,她靠着打些零工、做点儿小生意,维持着自己打针、吃药的费用。这个平凡的女孩,在与癌症抗争的同时,以一己之力,慢慢攒钱,准备还清念大学时欠下的3300元助学贷款。

## 独立节俭

两年前,程程考入了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专业。面对数千元学杂费,家境困难的程程犯了愁,后来多亏3300元的国家助学贷款,她顺利入学。

在程程大一时的班主任李卉老师的眼中,程程一直是个独立的女孩。“尽管在我们学校就读不到一年,但是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后来的班主任李超萍老师说,程程品学兼优,考试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程程不仅学习刻苦,她还总是参加系里组织的敬老院志愿者活动。”班长张孝花说,“我们周末喜欢去逛街,可程程却总是在忙学生社团的事,或者勤工俭学。”

## 癌症来袭

甲状腺癌,改变了程程全部的生活。2009年4月的一天,正

在准备自学考试的程程感觉脖子不舒服,在同学的劝说下,她到商丘一所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对她来说相当可怕:甲状腺恶性肿瘤。

本不富裕的家庭因为程程的病而负债累累,入学时投保的银行也告知程程,她当时是带病投保,不能报销医药费。

大二新学期报到时,同学们发现少了程程的身影。此后一年多,除了一张长期病假条,老师和同学们再也没有程程的任何消息。

从离开学校到现在,所经历的那些艰辛与苦楚,程程一直默默忍受着。直到最近,她才告诉了班主任李超萍老师。

“一个做着化疗的女孩子,拖着病还要到处去找工作,真不知道程程是怎么挺过来的。”李超萍老师的眼睛湿润了,“程程告诉我,她在做完化疗的第二天,就到大街上卖气球了。”

## 主动还贷

今年3月的一天,李超萍接到程程的电话。程程提到自己大一时的助学贷款还没还,希望提前把3300元助学贷款还了。李超萍劝程程不要急着还款,因为这笔贷款到2014年9月才到期。

“如果不尽快还上,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还。”程程坚持己见。3月21日,她将3300元还款转入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账户。

该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刘新社说:“在自己的生命尚且有危险的情况下,程程还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偿还助学贷款。这是一种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and 诚信感的表现。”

程程一直没有向媒体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她说:“我觉得我并没有做什么,按时还款,也是我们应该有的最基本的诚信。”据《中国青年报》

## 寻灵感 公司设理发店 聘发型师为员工洗头



几名员工正在等候洗头

“我要洗头,外加给我做个造型。”下午4时,下班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重庆南岸区南滨路喜来登16楼写字间里,一个漂亮女白领找到发型师,提出要求。没下班就去洗头,她为何这么大胆?

这个理发店设在喜来登16楼某公关广告公司里,位于公司100余平方米的休息区内,其他理发店能见到的器材这里都有。这里除了可以喝茶、喝咖啡,还有健身器材。

公司总经理助理罗娟说,理发店装修加器材大概花了10万元。“我们是做创意产业的,天天都要用脑。”罗娟说,忙的时候,天天加夜班,回家就瘫到床上。有的人半个月都懒得洗头,脏兮兮的。这个样子出去谈业务,影响公司形象。

“这行要有很多创意,大脑需要休息。”在一次闲谈中,一名员工开了句玩笑:“公司能给我们解决洗头的问题就好了。”上班时间洗头按摩,还能刺激大脑,带来灵感。

这句玩笑话,竟梦想成真。为找到一名好的发型师,罗娟费了不少心思。“我谈了两个月。”罗娟说,这名发型师是自己常去光顾的一家知名造型店的员工,拥有高薪。通过谈发展、谈待遇、谈生活保障等问题,罗娟打动了这名发型师。

4月14日,发型师正式入驻公司。罗娟说,她成为了公司的正式员工,享受各种待遇,产假和年终分红都不会落下她。

“工作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和构思。”罗娟说。据《重庆晚报》

## 寻好运 台湾男子改名10次 全家共改名16次

台中市林姓男子可能是台湾岛内改名次数最多的人,1976年至今,他为改运已改名10次。4月25日他受访说,“不会再改了”,因为他已体会“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林姓男子除自己不断改名外,妻子曾改名两次,4名子女也都各改一次,理由都是“算命师觉得名字不好”,合计一家人共改名16次,“改名家族”令户政人员印象深刻。

潭子区户政所人员说,每人一生有两次改名机会,但若同县市内同名同姓则不限改名次数。林姓男子每次改名,都能找出和他同姓名的例子,“我们也百思不透”,怀疑他是不是翻电话簿,否则每次都有同名者,也太巧了。

49岁的林姓男子第一次改名时仅14岁,理由注明是“不雅”。他表示,小时候的名字叫裕源,是外公所取,后来当地理师的父亲认为不好,主动帮他改名。

结婚后,有次父亲带他到屏东一处庙宇,一名乩童看到他的生辰八字,摸了他的手,告诉他旧名字容易招忌,应该改名“俞光”。

没想到改名后没带来好运,却从此不断换工作,家具、装潢、扛瓦斯等粗重工作都做过,每样都不超过3个月,父亲发现不对,再帮他取名字,林姓男子说:“这个名字,让我做到快死,也没存到钱。”

林姓男子自认努力工作,不贪、不强求,但好运一直未降临,他不断想,自己的命应该不是这样,请算命师算出新名,再到户政所改名。直到第十次改名,让他顿悟,努力数十年,关关难过关关过,决心不再改名了。综合

# 路面突现“天坑” 大货瞬间被吞

直到4月26日上午,被“吞”进北京丰台石榴庄路西口附近大坑中的货车仍未获救。26日零时左右,路口东侧200米处路面塌陷,大货车被“吞噬”,所幸车内两人被及时救出。

26日零时20分许,事发路口已实行交通管制。

## 大货车被大坑“吞噬”

“没一会儿就沉下去了。”目击者张先生说,事发前,一辆满载沙土的大货车正常行驶到此处,突然“轰”的一声路面塌了一个大坑,大货车陷进去半个车身,与地面约呈50°角翘了起来。

大货车悬在坑口,司机试图打开车门但无济于事。路人随即上前帮忙。此时,司机的父亲正表情痛苦地倒在副驾驶座的座位上。大家合力将他们抬了出来,并将他们送往医院。

多名目击者称,父子俩被救出后约20分钟,整个大货车就完全陷进了大坑中。记者从一栋9层高的居民楼楼顶俯视大坑,仍无法看到被“吞噬”的货车。

由于道路两侧停满车辆,现场工作人员尝试通过交管部门联系相关车主将车移开,其间有工作人员将距离大坑较近的几辆小轿车人工抬到相对安全的地方。

26日上午8时许,这个直径



“吞”掉大货车的大坑

约20米、深约10米的大坑仍然被警戒线围着,一台挖掘机不停地将坑里的土挖出。

上午9时许,陷在坑中的货车终于露出“冰山一角”。现场多位工作人员表示,尚不能预测何时能处理完毕。

## 近千户停水银行延迟开门

事故对周边交通、市政设施均带来影响。26日晨,石榴庄路全部禁行,石榴园南里小区近千户居民家停水。自来水集团调用4辆供水车临时供水。

## 塌陷处下方有在建工程

在现场的相关抢修负责人介绍,塌陷处下方是地铁在建工程,尚不能确定塌陷是否与此有关。

据《法制晚报》

# 男子驾水泥车连撞13车致5死6伤

4月25日,长沙一名水泥罐车司机在与工友发生口角后,驾车冲上马路接连撞擦13辆汽车,导致无辜民众5死6伤。

接到报警后,在长沙市左家塘路段,雨花区交警大队民警及左家塘派出所民警成功拦截了肇事车辆并将李成刚抓获。

长沙警方认为,李成刚的行为涉嫌以危险方式驾驶机动车肇事。目前,李某已被刑事拘留。

## 目击者:油门轰得好大声

25日下午,长沙市万家丽北路一座在建楼盘工地。多名目击者告诉记者,这里是第一现场。工人刘师傅说,25日11时20分左右,在工地东南角一处施工现场,因为发生轻微刮蹭(一说抢行未果),李成刚与另一名工友发生口角。在被殴打、辱骂后,李成

刚突然驾车撞向行人。在工地上负责开关电梯的一名湖南籍女子冷秀兰(音),被卷入车下,当场死亡。

“太惨了。”老刘说,发现事情不妙的其他工友随即跑过去大声向李成刚喊话,试图使其停车。当时李成刚就像疯了一样,加大油门继续向前撞击工友,两名民工被当场撞成重伤。此后李并未停止驾驶,而是直接撞开了工地的大门,径直向万家丽北路(洪山桥)附近疾驶而去。工友们回忆,李成刚冲出工地大门后的速度超过100公里/小时。

“太快了,那个油门轰得好大声。”在事发工地一侧的另一处施工现场,几名目击者说。

## “后八轮”的疯狂10公里

长沙市利慈医院的120急救

车司机回忆,李成刚驾驶的水泥车,在业内被俗称为“后八轮”,为一种核载近20吨的重型水泥(灰)运输车辆。当地警方发布消息显示,这辆重型卡车就这样一路撞击,直至被警方截停前,撞死了3人、撞伤8人、撞毁13辆小车。到25日下午,8名伤者中,又有两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从事发第一现场到李成刚最终被擒获的地点,直线距离超过10公里。

## 肇事者:说对不起太轻

资料显示,现年34岁的李成刚一直单身。他刚拿到驾照两年,开槽罐车一年多时间。其父母双亡。在接受警方询问时,李成刚描述称“当时身上一阵打战”。

长沙市警方一名知情人士

说,“我们问他是否后悔,李成刚说‘后悔,后悔也没用了’。并自称‘说对不起也太轻了’。”这名知情人士说。有法律专家认为,类似这种事情,国内已有先例。李成刚很可能面临“故意杀人罪”或“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事追究。

## 常遇欠薪 工友称“压力大”

利慈医院120救护车司机自称曾当过此类水泥罐车的驾驶员。这种车辆的司机普遍存在压力巨大和收入较低的情况。他分析说,发生此类恶性事件的根源很可能是李成刚长期遭受巨大压力,并最终导致其“失控”。

“工资时常不及时发放,老板很抠门。”事发工地民工们说。据《南方都市报》